

原野

作者：曹禺

曹禺全集

原 野

曹 禺 著

博 库

中国 · 美国 · 台湾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原 野

(三幕剧)

时 间 秋天。

序 幕

原野铁道旁。——立秋后一天傍晚。

第一幕 焦阎王家正屋。——序幕十日后，下午六时。

第二幕 景同第一幕。——同日，夜九时。——同日，夜十一时。

第三幕 (时间紧接第二幕) 第一景 黑林子，叉路口。——一夜一时后。 第二景 黑林子，林内洼地。——一夜二时后。 第三景 黑林子，林内水塘边。——一夜三时后。 第四景 黑林子，林内小破庵旁。——一夜四时后。 第五景 景同序幕，原野铁道旁。——破晓，六时后。

人 物

仇 虎——一个逃犯。

白傻子——小名狗蛋，在原野里牧羊的白痴。

焦大星——焦阎王的儿子。

花金子——焦大星新娶的媳妇。

焦 母——大星的母亲，一个瞎子。

常 五——焦家的客人。

序 幕

秋天的傍晚。

大地是沉郁的，生命藏在里面。泥土散着香，禾根在土里暗暗滋长。巨树在黄昏里伸出乱发似的枝，秋蝉在上面有声无力地振动着羽翼。巨树有庞大的躯干，爬满年老而龟裂的木纹，矗立在莽莽苍苍的原野中。它象征着严肃、险恶、反抗与忧郁，仿佛是那被禁梏的普罗米修斯，羁绊在石岩上。它背后有一片野塘，淤积油绿的雨水，偶尔塘畔簌落簌落地跳来几只青蛙，相竞扑通跳进水去，冒了几个气泡；一会儿，寂静的暮色里不知从什么地方传来一阵断续的蛙声，也很寂寞的样子。

巨树前，横着垫高了的路基，铺着由辽远而不知名的地方引来的两根铁轨。铁轨铸得象乌金，黑黑的两条，在暮霭里闪着亮，一声不响，直伸到天际。它们带来人们的痛苦、快乐和希望。有时巨龙似的列车，喧赫地叫嚣了一阵，喷着火星乱窜的黑烟，风掣电驰地飞驶过来。

但立刻又被送走了，还带走了人们的笑和眼泪。陪伴着这对铁轨的有道旁的电线杆，一根接连一根，当野风吹来时，白磁箍上的

黑线不断激出微弱的呜呜的声浪。铁轨基道斜成坡，前面有墓碑似的里程石，有护路人的破旧的“看守阁”，有一些野草，并且堆着些生锈的铁轨和枕木。在天上，怪相的黑云密匝匝遮满了天，化成各色狰狞可怖的形状，层层低压着地面。远处天际外逐渐裂成一张血湖似的破口，张着嘴，泼出幽暗的赭红，象噩梦，在乱峰怪石一般的黑云里，点染成万千诡异艳丽的色彩。地面依然昏暗暗，渐渐升起一层灰雾，是秋暮的原野，远远望见一所孤独的老屋，里面点着微弱的灯火。大地是沉郁的。

开幕时，仇虎一手叉腰，背倚巨树，望着天际的颜色，喘着气，一哼也不哼。青蛙忽而在塘边叫起来。他拾起一块石头向野塘掷去，很清脆地落在水里，立时蛙也吓得不敢响。他安了心，蹲下坐去。然而树上的知了又聒噪地闹起来。他仰起头，厌恶地望了望，立起身，正要又取一个石块，朝上———遥远一声汽笛！他回转头，听见远处火车疾驰过去，愈行愈远，夹连几声隐微的汽笛。他仍下石块，嘘出一口气，把宽大无比的皮带紧了紧，一只脚在那满沾污泥的黑腿上擦弄，脚踝上的铁镣恫吓地响起来。他陡然又记起脚上的累赘。举起身旁一块大石头在铁镣上用力擂击。石头的重量不断地落在手上，捣了腿骨，血殷殷的。他蹙着黑眉，牙根咬紧，一次又一次捶击，喘着，低低地咒着。前额上渗出汗珠，流血的手不断擦着。他狂喊一声，把石头掷进塘里，喉咙哽噎，象塞住铅块，失望的黑脸朝天仰着，两只粗大的手掌死命地要挣断足踝上的桎梏。

远处仿佛有羊群奔踏过来，一个人“哦哦”的吆喝，赶它们回栏。羊们乱窜，哀伤地咩咩着，冲破四周的寂静。他怔住了，朝那声音的来向，惊愕地谛听。他蓦然跳起，整个转过身来，面向观众，屏住气息瞩望。——这是一种奇异的感觉，人会惊怪造物者怎么会造出这样一个充满强烈的生命力的汉子：头发象乱麻，高大的身体，眉毛垂下来，眼烧着仇恨的火。右腿被打得有些瘸，筋肉暴突，腿是两根铁柱。身上一件密结纽绊的蓝布褂，被有刺的铁丝戳些个窟窿，破烂处露出毛茸茸的前胸。下面围着“腰里硬”，——一种既宽且大的黑皮带。他眼里闪出凶狠、机诈、积恨与痛苦，是个刚从地狱里逃出来的人。他提起脚跟眺望，有人显明地向身边来。“哦！哦！”吆喝着，“咩！咩！”羊们拥挤着。人真走近了，他由轨道跳到野塘坡下藏起。不知为什么传来一种不可解的声音，嘟囔得兴高采烈地：“漆叉卡叉，漆叉卡叉，漆叉卡叉，吐兔图吐，吐兔图吐，吐兔图吐，吐兔图吐，……”一句比一句有气力，随着似乎顿足、似乎又在疾跑的音响。于是白傻子涨得脸通红，挎着一筐树枝，右肩扛着斧头，由轨道上跳跳蹦蹦地跑来。他约莫有二十岁，胖胖的圆脸，哈巴狗的扁鼻子，一对老鼠眼睛，眨个不停。头发长得很低，几乎和他那一字眉连接一片。笑起来眼眯成一道缝。一张大嘴整天呵呵地咧着；如若见着好吃好看的东西，下颚便不自主地垂下来，时而还流出涎水。他是个白痴，无父无母，寄在一个远亲的篱下，为人看羊、斫柴，做些零碎的事情。白傻子（兴奋地跑

进来，自己就象一列疾行的火车）漆叉卡叉，漆叉卡叉，……（忽尔机车喷黑烟）吐兔图吐，叶兔图吐，吐兔图吐，……（忽尔他翻转过来倒退，两只臂膊象一双翅膀，随着嘴里的“吐兔，”一扇一扇地——哦，“火车”在“打倒轮”。他拚命向后退，口里更热闹地发出各色声响，这次“火车头”开足了马力。然而，不小心，一根枕木拦住了脚，扑通一声，“火车头”忽然摔倒在轨道上，好痛！他咧着嘴似哭非哭的，树枝撒了一道，斧头溜到基道下。他手搁在眼上，大嘴里哇哇地嚎一两声。但是，摸摸屁股，四面望了一下，没有问，也没人疼，并没有看见。他回头望望自己背后，把痛处揉两次，立起来，仿佛是哄小孩子，吹一口仙气，轻轻把自己屁股打一下，“好了，不痛了，去吧！”他唏唏地似乎得到安慰。于是又——漆叉卡叉，漆叉卡叉，……（不，索性放下筐子，两只胳膊是飞轮，眉飞色舞，下了基道的土坡，在通行大车的土道上奔过来，绕过去，自由得如一条龙）漆叉卡叉，吐兔图吐，吐兔图吐，吐兔图吐……（更兴奋了，他撮圆了嘴，学着机车的汽笛）呜——呜——呜。漆叉卡叉，吐兔图吐。呜——呜——呜（冷不防他翻了一跟头）呜——呜——呜——（看！又翻了一个！）呜——呜——呜，漆叉卡叉，吐兔图吐，——呜——呜——（只吹了一半，远遥遥传来一声低声而隐微的机车笛。他忽而怔住，出了神。他跑上基道，横趴在枕木上，耳朵紧贴着铁轨，闭上眼睛，仿佛谛听着仙乐，脸上堆满了天真的喜悦）呵呵呵！（不自主

地傻笑起来)〔从基道后面立起来仇虎，他走到白傻子的身旁。

仇 虎 喂！(轻轻踢着白傻子的头)喂！你干什么？

白傻子 (谛听从铁轨传来远方列车疾行的声音，合目揣摩，很幸福的样子，手拍着轮转的速律，低微地) 漆叉卡叉，漆叉卡叉，……(望也没有望，只不满意地伸出臂膊晃一晃) 你……你不用管。

仇 虎 (踹踹他的屁股) 喂，你听什么？

白傻子 (不耐烦) 别闹！(用手摆了摆) 别闹！你听，火车头！(指轨道) 在里面！火车！漆叉卡叉，漆叉卡叉，漆叉卡叉，……(不由更满足起来，耳朵抬起来，仰着头，似乎在回味) 吐兔图吐，吐兔图吐！(快乐地忘了一切，向远处望去，一个人喃喃地) 嗯——火车越走越远！越走越远！吐兔图吐，吐兔图吐，……(又把耳朵贴近铁轨)

仇 虎 起来！(白不听，又用脚踢他) 起来！(白仍不听，厉声) 滚起来！(一脚把傻子踹下土坡，自己几乎被铁镣绊个跟头)

白傻子 (在坡下，恍恍惚惚拾起斧头，一手抚摸踢痛了的屁股，不知所云地呆望着仇虎) 你……你……你又踢了我。

仇 虎 (狞笑，点点头) 嗯，我踢你！(一只脚又抬到小腿上

擦痒，铁镣沉重地响着）你要怎么样？

白傻子 （看不清楚那踹人的怪物，退了一步）我……我不怎么样。

仇 虎 （狠恶地）你看得见我么？

白傻子 （疑惧地）看……看不清。

仇 虎 （走出巨树的暗荫，面向天际）你看！（指自己）你看清了么？

白傻子 （惊骇地注视着仇虎，死命地“啊！”了一声）妈！（拖着斧头就跑）

仇 虎 （霹雷一般）站住！〔白傻子瘫在那里，口里流着涎水，眼更眨个不住。

仇 虎 （恶狠地）妈的，你跑什么？

白傻子 （解释地）我……我没有跑！

仇 虎 （指自己，愤恨地）你看我象个什么？

白傻子 （盯着他，怯弱地）象……嗯，……象——（抓抓头发）反正——（想想，摇摇头）反正不象人。

仇 虎 （牙缝里喷出来）不象人？（迅雷似地）不象人？

白傻子 （吓住）不，你象，你象，象，象。

仇 虎 （狞笑起来，忽然很柔和地）我难看不难看？你看我丑不丑？

白傻子 （不知从哪里来了这么一点聪明，睁大眼睛）你……

你不难看，不丑。（然而——）

仇 虎 （暴躁地）谁说我不丑，谁说我不丑！

白傻子 （莫明其妙）嗯，你丑！你——丑得象鬼。

仇 虎 那么（向白傻子走去，脚下铛银作响）鬼在喊你，丑鬼在喊你。

白傻子 （颤抖地）你别来！我……我自己过去。

仇 虎 来吧！

白傻子 （疑惧地，拖着不愿动的脚步）你……你从哪儿来的。

仇 虎 （指远方）天边！

白傻子 （指着轨道）天边！从天边！你也坐火车？（慢慢地）漆叉卡叉，吐兔图吐？（向后退，一面回头，模仿火车打倒轮）

仇 虎 （明白，狞笑）嗯，“漆叉卡叉，漆叉卡叉！”（也以手做势，开起“火车”，向白傻子走近）吐兔图吐，吐兔图吐。（进得快，退得慢，“火车”碰上“火车”，仇虎蓦地抓着白傻子的手腕，一把拉过来）你过来吧！

白傻子 （痛楚地喊了一声，用力想挣出自己，乱嚎）哦！妈，我不跟你走，我不跟你！

仇 虎 （斜眼盯着他）好，你会“漆叉卡叉”，你看，我跟你来个（照着白胸口一揉，白“啊”地叫了一声，仇虎慢悠悠地）吐——兔——图——吐！（凶恶地）

把斧子拿给我！

白傻子 （怯弱地）这……这不是我的。（却不自主地把斧头递过去）

仇 虎 （抢过斧头）拿过来！

白傻子 （解释地）我……我……（翻着白眼）我没有说不给你。

仇 虎 （一手拿着斧头，指着脚镣）看见了么？

白傻子 （伸首，大点头）嗯，看见。

仇 虎 你知道这是什么？

白傻子 （看了看，抹去唇上的鼻涕，摇着头）不，不知道。

仇 虎 （指着铁镣）这是镯子——金镯子！

白傻子 （随着念）镯子——金镯子！

仇 虎 对了！（指着脚）你跟我把这副金镯敲下来。（又把斧头交还他）敲下来，我就把它赏给你戴！

白傻子 给我戴？这个？（摇头）我不，我不要！

仇 虎 （又把斧头抢到手，举起来）你要不要？

白傻子 （眨眨眼）我……我……我要……我要！（仇蹲在轨道上，白倚立土坡，仇正想坐下，伸出他的腿。

仇 虎 （猜疑地）等等！你要告诉旁人这副金镯子是我的，我就拿这斧子劈死你。

白傻子 （不明白，但是——）嗯，嗯，好的，好的。（又收

下他的斧头)

仇 虎 (坐在轨道上, 双手撑着背后的枕木, 支着身子, 伸开了腿, 望着白) 你砸吧!

白傻子 (向铁镣上重重砸了一下, 只一下, 他停住了, 想一想) 可……可是这斧子也……也不是你的。

仇 虎 (不耐烦) 知道, 知道!

白傻子 (有了理) 那你不能拿这斧子劈死我。(跟着站起来)

仇 虎 (跳起, 抢过他的斧头, 抡起来) 妈, 这傻王八蛋, 你给我弄不弄? (野地里羊群又在咩咩地呼唤。

白傻子 (惧怯地) 我……我没有说不跟你弄。(又接过斧头, 仇虎坐下来, 白傻子蹲在旁边, 开始一下两下向下砸) (野塘里的青蛙清脆地叫了几声。

白傻子 (忽然很怪异地看着仇虎) 你怎么知道我……我的外号。

仇 虎 怎么?

白傻子 这儿的人要我干活的时候, 才叫我白傻子。做完了活, 总叫我傻王八蛋。(很亲切地又似乎很得意地笑起来) 唏! 唏! 唏! (在背上抓抓痒又敲下去)

仇 虎 (想不到, 真认不出是他) 什么, 你——你——你叫白傻子。白傻子 嗯, (结结巴巴) 他们都不爱理我, 都叫我傻王八蛋, 可有时也……也叫我狗……狗蛋。你看,

这两个名字哪个好？（得不着回答，一个人叨叨地）
嗯，两个都叫，倒……倒也不错，可我想还是狗……
狗蛋好，我妈活着就老叫我狗蛋，她说，你看，这孩子长得狗……狗头狗脑的，就叫他狗……狗蛋吧，
长……长得大。你看，我……我小名原来叫……叫……
（很得意地拍了自己的屁股一下）叫狗蛋！唏！唏！
唏！（笑起来，又抹一下子鼻涕）

仇 虎 （一直看着他）狗蛋，你叫狗蛋！

白傻子 嗯，狗蛋，你……你没猜着吧！（得意地又在背上抓抓）

仇 虎 （忽然）你还认识我不认识我？

白傻子 （望了一会，摇头）不，不认识。（放下斧头）你……
你认识我？

仇 虎 （等了一会，冷冷地）不，不认识。（忽然急躁地）快，
快点砸，少说废话，使劲！

白傻子 天快黑了！我看不大清你的镯子。

仇 虎 妈的，这傻王八蛋。你把斧子给我，你给我滚。

白傻子 （站起）给你？（高举起斧头）不，不成。这斧子不是我的。这斧子是焦……焦大妈的。

仇 虎 你说什么？（也站起）

白傻子 （张口结舌）焦……焦大妈！她说，送……送晚了点，
都要宰……宰了我。（摸摸自己的脖颈，想起了焦大妈，

有了胆子，指着仇虎的脸）你……你要是把她的斧子抢……抢走，她也宰……宰了你，（索性吓他一下，仿佛快刀从头颈上斩过，他用手在自己的颈上一摸）喀嚓！喀嚓！就这样，你怕不怕？

仇 虎 哦，是那个瞎老婆子？

白傻子 （更着重地）就……就是那个瞎老婆子，又狠又毒，厉害着得呢！

仇 虎 她还没有死？

白傻子 （奇怪）没有，你见过她？

仇 虎 （沉吟）见过。（忽然抓着白傻子的胳膊）那焦老头子呢！

白傻子 （瞪瞪眼）焦老头子？

仇 虎 就是她丈夫，那叫阎王，阎王的。

白傻子 （恍惚）哦，你说阎王啊，焦阎王啊。（不在意地）阎王早进……进了棺材了。

仇 虎 （惊愕得说不出话来）什——么？（立起）

白傻子 他死了，埋了，埋了。

仇 虎 （狠恶地）什么？阎王进了棺材？

白傻子 （不在心）前两年死的。

仇 虎 （阴郁地）死了？阎王也有一天进了棺材了。

白傻子 嗯，（不知从哪里听来的）光屁股来的、光屁股走，早

晚都得入土。

仇 虎 （失望地）那么，我是白来了，白来了。

白傻子 （奇怪地）你……你找阎王干……干什么？

仇 虎 （忽然回转头愤怒地）可他——他怎么会死？他怎么会没有等我回来就死！他为什么不等我回来！（顿足，铁镣相撞，疯狂地乱响）不等我！（咬紧牙）不等我！抢了我们的地！害了我们的家！烧了我们的房子，你诬告我们是土匪，你送了我进衙门，你叫人打瘸了我的腿。为了你我在狱里整整熬了八年。你藏在这个地方，成年地想法害我们，等到我来了，你伸伸脖子死了，你会死了！

白傻子 （莫明其妙，只好——）嗯，死了！

仇 虎 （举着拳头，压下声音）偷偷地你就死了。（激昂起来）可我怎么能叫你死，叫你这么自在地死了。我告诉你，阎王，我回来了，我又回来了，阎王！杀了我们，你们就得偿命；伤了我们，我们就得还手。挖了我的眼睛，我也挖你的。你打瘸了我的腿，害苦了我们这一大堆人。你想，你在这儿挖个洞，偷偷死了。哼，你想我们会让你在棺材里安得了身！哦，阎王，你想得太便宜了！

白傻子 （诧异）你叨些什么？你还要斧子砸你这锄子不要？

仇 虎 （想起当前的境界）哦，哦，要……要！（暴烈地）你
砸啊！

白傻子 （连忙）嗯，嗯！（啐口唾沫，举起斧子砸）

仇 虎 那么，他的儿子呢？

白傻子 谁？

仇 虎 我说阎王的儿子，焦大星呢？

白傻子 （不大清楚）焦……焦大星？

仇 虎 就是焦大。

白傻子 （恍然）他呀！他刚娶个新媳妇，在家里抱孩子呢。

仇 虎 又娶了个媳妇。

白傻子 （呲着白牙）新媳妇长得美着呢，叫……叫金子。

仇 虎 （惊愕）金子！金子！

白傻子 嗯，你……你认识焦大？

仇 虎 嗯，（狞笑）老朋友了，（回想）我们从小，这么大（用
手比一下），就认识。

白傻子 那我替你叫他来，（指远远那一所孤独的房屋）他就住
在那儿。（向那房屋跑）

仇 虎 （厉声）回来！

白傻子 干——干什么？

仇 虎 （伸出手）把斧子给我！

白傻子 斧子？

仇 虎 我要自己砸开我这副金镯子送给焦老婆子戴。

白傻子 （又倔强起来）可这斧子是焦——焦——焦大妈的。

仇 虎 （不等他说完，走上前去，抢斧头）给我。

白傻子 （伸缩头，向后退）我！我不。（仇虎逼过去）

仇 虎 （抢下斧头，按下白的头颈，似乎要斫下去）你——你这傻王八蛋。〔轨道右外听见一个女人说话，有个男人在旁边劝慰着。

白傻子 （挣得脸通红）有———有人！

仇 虎 （放下手倾听一刻，果然是）狗蛋，便宜你！

白傻子 （遇了大赦）我走了？

仇 虎 （又一把抓住他）走？你跟着我来！〔仇拉着白走向野塘左面去，白狼狈地跟随着，一会儿隐隐听见斧头砸铁镣的声音。〔由轨道左面走上两个人。女人（花金子）气冲冲地，一句话不肯说。眉头藏着泼野，耳上的镀金环子铿铿地乱颤。女人长得很妖冶，乌黑的头发，厚嘴唇，长长的眉毛。一对明亮亮的黑眼睛里面蓄满魅力和强悍。脸生得丰满，黑里透出健康的褐红。身材不十分高，却也娉娉婷婷，走起路来，顾盼自得，自来一种风流。她穿着大红的裤妖，头上梳成肥圆圆的盘髻。腕上的镀金镯子骄傲地随着她走路的颤摇摆